全梁文/卷四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四十九

何佟之

卷四十九

何佟之

佟之字士威，庐江灊人，晋豫州刺史恽六世孙，齐永明初为杨州从事，入为助教、总明馆学士，迁司徒车骑参军尚书祠部郎，建武中为镇北记室参军，领丹阳邑中正，历步兵校尉、国子博士，迁骠骑谘议参军，中兴初拜骁骑将军，梁受禅，为尚书左丞，天监四年卒，赠黄门侍郎，有《丧服经传义疏》一卷。

上言改正三夏

案周礼，王出入则奏王夏，尸出入则奏肆夏，牲出入则奏昭夏。今乐府之夏，唯变王夏为皇夏，盖缘秦汉以来，称皇故也。而齐氏仍宋仪注，迎神奏昭夏，皇帝出入奏永至，牲出入更奏引牲之乐，其为舛谬，莫斯之甚，请下礼局改正。〈《隋书·音乐志》上天监初北中郎司马何佟之上言。〉

亥日藉田议

少牢馈食礼云：孝孙某，来日丁亥，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。注云，丁未必亥也，直举一日以言之耳。禘太庙礼日用丁亥，若不丁亥，则用己亥辛亥，苟有亥可也。郑又云：必用丁巳者，取其令名，自丁宁，自变改，皆为谨敬。如此，丁亥自是祭祀之日，不专施於先农，汉文用此日耕藉祠先农，故後王相承用之，非有别义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永明三年，助教何佟之议。〉

社稷位向议

案礼记郊特牲，社祭土，而主阴气也，君南向於北墉下，答阴之义也。郑玄云：答，犹对也。北墉，社内北墙也。王肃云：阴气北向，故君南向以答之。答之为言，是相对之称，知古祭社，北向设位，斋宫南向明矣。近代相承，帝社南向，太社及稷并东向，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，西向，於神背後行礼，又名稷为稷社，甚乖礼意，未及知失在何时。原此理当未久，窃以皇齐改物，礼乐惟新，中国之神，莫贵於社，若遂仍前谬，惧亏盛典。谓二社语其义则殊，论其神则一，位并宜北向。稷若北向，则成相背。稷是百谷之总神，非阴气之主，宜依先东向，斋官立社坛东北，南向立，东为上，诸执事西向立，南为上。稷依社无兼称。今若欲尊崇，正可名为太稷耳，岂得谓为稷社邪？腊祠太社日近，案奏事御改定仪注。〈《书礼志》，永明十一年，兼祠部郎何佟之议，又见通典四十五〉

释治礼学士难社稷位向议

来难引君南向答阳，臣北向答君。敢问答之为言，为是相对，为是相背，相背则社位南向，君亦南向，可如来议。郊特牲云：臣之北向答君。复是君背臣，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称答，则君南不得称答矣。记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阴邪？社果同向，则君亦宜西向，何故在社南向，在郊西向邪？解则不然。记云，君之南向答阳。此明朝会之时，盛阳在南，故君南向对之，犹圣人南面而听，向明而治之义耳，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？知祭社北向，君答故南向，祀天南向，君答宜北向矣。今皇帝黑瓒，阶东西向者，斯盖始入之别位兆，接对之时也。案记云，社，所以神地之道也。又云，社祭土而主阴气。又云，不用命戮于社。孔安国云，社主阴，阴主杀。传曰：日蚀，伐鼓于社。杜预云，责群阴也。社主阴气之盛，故北向设位，以本其义耳。馀祀虽亦地祇之贵，而不主此义，故位向不同，不得见馀阴祀不北向，便谓社应南向也。案周礼，祭社南向，君求幽，宜北向。而记云君南向答阴之义，求幽之论不乖欤？魏权汉社，社稷同营共门，稷坛在社坛北，非古制，後移宫南，自当如静此言，乃是显汉社失周法，见汉世旧事，尔时祭社南向，未审出何史籍。就如议者，静所言是祭社位南向，仍汉旧法，汉又袭周成规，因而不改者；则社稷三座，并应南向，今何改帝社南向，泰社及稷并东向邪？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。〉

明堂配飨议

周之文武，尚推后稷以配天，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，虽事施於尊祖，亦义章於严父焉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隆昌元年祠部郎何佟之议。〉

戎服会哀议

羔裘玄冠不以吊，理不容以兵服临丧。宋泰始二年，孝武大祥之日，干时百寮入临，皆於宫门变戎服，著衣　夹，入临毕，出外还袭戎衣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，海陵王薨，百官会哀，时纂严朝议疑戎服临会祠部郎何佟之议。〉

丧未终不乐议

昔舜受终文祖，义非胤尧，及放勋徂落，遏密三祀。近代晋康帝继成帝，于时亦不作乐。怀帝永嘉元年，惠帝丧制未终，于时何充议云，古帝王相承，虽世及有异，而轻重同礼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下，建武二年朝会，时世祖遏密未终，朝议疑作乐不，祠部郎何佟之议。〉

泄哀仪议

春秋之旨，臣子继君亲，虽恩义有殊，而其礼则一，所以敦资敬之情，笃方丧之义。主上虽仰嗣高皇，尝经北面世祖，方今圣历御宇，垂训无穷，在三之恩，理不容替。窃谓世祖祥忌，至尊宜吊服升殿，群臣同致哀感，事毕，百官诣宣德官拜表，仍致哀陵园，以引追远之慕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下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议。〉

奏南北郊牲色议

案周礼，大宗伯以苍璧礼天，黄琮礼地。郑玄又云：皆有牲币，各放其器之色。知礼天圆丘，用玄犊，礼地方泽，用黄牲矣。牧人云：几阳祀用𠂤牲。阴祀用黝牲，郑玄云：𠂤，赤黝黑也。阳祀，祭天南郊及宗庙，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。祭法云：燔柴於泰坛，祭天也，瘗埋於泰折，祭地也，用𠂤犊。郑云：地阴祀，用黝牲。与天俱用犊，故连言之耳，知此，祭天地即南北郊矣。今南北两郊，同用玄牲，又明堂宗庙社稷俱用赤，有违昔典。又郑玄云：祭五帝於明堂，勾芒等配食。自晋以来，并圜丘於南郊，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。今明堂祀五精，更阙五神之位，北郊祭地祇，而设重黎之坐，二三乖

舛，惧亏盛则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，建武二年，祠部郎何佟之奏。〉

释刘绘难南北郊牲色议

周礼，以天地为大祀，四望为次祀，山川为小祀。周人尚赤，自四望以上，牲色各以其方者，以共祀大，宜从本也。山川以下，牲色不见者，以其祀小，从所尚也，则论礼二说，岂不合符？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。〉

雩祭依明堂议

周礼司巫云：若国大旱，则帅巫而舞雩。郑玄云：雩，旱祭也，天子於上帝，诸侯以下，於上公之神。又女巫云：旱则舞雩。郑玄云：使女巫舞旱祭，崇阴也。郑众云：求雨以女巫。礼记月令云：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，乃大雩帝，用盛乐，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，以祈谷实。郑玄云，阳气盛而恒旱。山川百原，能兴云致雨者也，众水所出为百原，必先祭其本。雩，吁嗟求雨之祭也，雩帝，谓为坛南郊之旁，祭五精之帝，配以先帝也。自鼗鞞至柷敔，为盛乐，他雩用歌舞而已。百辟卿士，古者上公以下，谓勾龙后稷之类也。春秋传曰：龙见而雩，止当以四月。王肃云：大雩，求雨之祭也。传曰：龙见而雩，谓四月也，若五月六月大旱，亦用雩，礼於五月著雩义也。晋永和中，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，祈上帝百辟，舞童八列，六十四人，歌云汉诗，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。于时博士议，旧有坛，汉魏各自讨寻，月令云：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，乃大雩。又云：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。则大雩所祭，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已，勾芒等五神，既是五帝之佐，依郑玄说，宜配食於庭也。郑玄云：雩坛在南郊坛之旁。而不辨东西，寻地道尊右，雩坛方郊坛为轻，理应在左，宜於郊坛之东，营城之外筑坛，既祭五帝，谓坛宜员。寻雩坛高广，礼传无明文。案覲礼，设方明之祀，为坛高四尺，用珪璋等六玉，礼天地四方之神，王者率诸侯亲亲礼，为所以教尊尊也。雩祭五帝，粗可依放。谓今筑坛，宜崇四尺，其广轮仍以四为度，径四丈，周员十二丈，而四阶也。设五帝之位，各以其方，如在明堂之仪。皇齐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，今亦宜配飨於雩坛矣。古者孟春郊祀，祈嘉谷，孟夏雩祭，祈甘雨，二祭虽殊，而所为者一，礼唯有冬至报天，初无得雨赛帝，今虽阙冬至之祭，而南郊兼祈报之礼，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。礼祀帝於郊，则所尚省费，周祭灵威仰若后稷，各用一牲，今祀五帝世祖，亦宜各用一犊，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。武皇遏密未终，自可不奏盛乐。至於旱祭舞雩，盖是吁嗟之义，既非存欢乐，谓此不涉嫌，其馀祝史称辞，仰祈灵泽而已。礼舞雩乃使无阙，今之女巫，并不习歌舞，方就教试，恐不应速；依晋朝之议，使童子，或时取舍之宜也。司

马彪礼仪志云：雩祀著衣，盖是崇阴之义。今祭服皆缁，差无所革。其所歌之诗及诸供，须辄勒主者申摄备办。〈《南齐书礼志》上，建武二年早有司议雩祭依明堂，祠部郎何佟之议。〉

景懿后迁登新庙车服议

周礼，王之六服，大裘为上，衮冕次之，五车，玉辂为上，金辂次之，皇后六服，褕衣为上，𥳑翟次之，首饰有三，副为上，编次之，五车，重翟为上，厌翟次之，上公有大裘玉辂，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褕衣。是以祭统云：夫人副褕，立于东房也。又郑云：皇后六服，唯上公夫人亦有褕衣。诗云：翟　朝，郑以翟　为厌翟，侯伯夫人入庙所乘。今上公夫人副褕既同，则重翟或不殊矣。况景皇懿后礼崇九命，且晋朝太妃，服章之礼，同於太后，宋代皇太妃，唯无五十旗为异。其外侍官，则有侍中、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，分从前後部，同於王者。内职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，　引同於太后。又魏朝之晋王，晋之宋王，并置百官，拟於天朝。至於晋文王终犹称薨，而太上皇称崩，则是礼加於王矣。故前议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仪，则侍卫陪乘，并不得异，后乘重翟，亦谓非疑也。寻齐初移庙，宣皇神主乘金辂，皇帝亲奉，亦乘金辂先往，行礼毕，仍从神主至新庙，今所宜依准也。〈《南齐书》礼志上，建武二年，有司奏景懿皇后迁登新庙车服之仪，祠部郎何佟之议。〉

朝日夕月议

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，莫不尊奉天地，崇敬日月。故冬至祀天於员丘，夏至祭地於方泽，春分朝日，秋分朝月，所以训民事君之道，化下严上之义也。故礼云，王者必父天母地，兄日姊月。周礼典瑞云：王搢大圭，执镇圭，藻藉五采，五就，以朝日。马融云：天子以春分朝日，秋分夕月。觐礼，天子出拜日於东门之外。卢植云：朝日以立春之日也。郑玄云：端当为冕。朝日，春分之时也。礼记朝事议云，天子冕而执镇圭，尺有二寸，率诸侯朝日於东郊，所以教尊尊也。故郑知此端为冕也。礼记保傅云：三代之礼，天子春朝朝日，秋暮夕月。所以明有敬也，而不明所用之定辰。马，郑云：用二分之时。卢植云：用立春之日。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，月者太阴之精，春分阳气方永，秋分阴气向长，天地至尊，用其始，故祭以二至。日月礼次天地，故朝以二分，差有理据。则融、玄之言，得其义矣。汉世则朝朝日，暮夕月，魏文帝诏曰，觐礼，天子拜日东门之外，反礼方明。朝事议曰：天子冕而执镇圭，率诸侯朝日於东郊。以此言之，盖诸侯朝天子，祀方明，因率朝日也。汉改周法，群公无四朝之事，故不复朝於东郊，得

礼之变矣。然旦夕常於殿下东向拜日，其礼太烦。今采周春分之礼，损汉日拜之仪。又无诸侯之事，无所出东郊，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，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。其夕月，文不分明。其议奏，魏秘书监薛靖论云：，旧事，朝日以春分，夕日以秋分。案周礼朝日无常日，郑玄云，用二分。故遂施行。秋分之夕，月多东潜。〈《通典》作升〉而西向拜之，背实远矣。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。夕用宜用仲秋之朔，淳于睿驳之，引礼记云：祭日於东，祭月於西，以端其位。周礼，秋分夕月，并行於上世。西向拜月，虽如背实，亦犹月在天而祭之於坎，不复言背月也。佟之〈案，《通典》以天子东西游幸数句，皆属淳于睿语，疑此佟之二字後人误加。〉案礼器云：为朝夕必放於日月。郑玄云：日出东方，月出西方。又云：大明生於东，月生於西。此阴阳之分，夫妇之位也。郑玄云：大明日也。知朝日东向，夕月西向，斯盖各本其位之所在耳，犹如天子东西游幸，朝堂之官及拜官者，犹北向朝拜，宁得以背实为疑邪？佟之谓魏世所行，善得与夺之衷。晋初弃员丘方泽於两郊，二至辍礼。至於二分之朝，致替无义。江左草创，旧章多阙，宋氏因循，未能反古。窃惟皇齐应天御极，典教惟新，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，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，东向而拜日，秋分夕於殿庭之东，西向而拜月，此即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也。使四方观化者，莫不欣欣而颂义，旒藻之饰，盖本天之至质也。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，故玄冕三旒也。近代祀天，著衮十二旒，极文章之义，则是古今礼之变也。礼天朝日，既服宜有异。顷世天子小会，著绛纱袍，通天金博山冠，斯即今朝服之次衮冕者也。窃谓宜依此拜日月，甚得差降之宜也。佟之任非礼局，轻奏大典，实为侵官，伏追惭震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永元元年，步兵校尉何佟之议，又见《通典》四十四。〉

明堂配飨又议

案祭法，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，祖颛项而宗尧，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郑玄云：禘郊祖宗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禘，谓祀昊天於圜丘也。祭上帝於南郊曰祭，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。郊祭一帝，而明堂祭五帝，小德配寡，大德配众。王肃云：祖宗是庙不毁之名。果如肃言，殷有三祖三宗，并应不毁，何故止称汤契？且王者之後存焉，舜宁立尧顼之庙，传世祀之乎？汉文以高祖配泰畤，至武帝立明堂，复以高祖配食，一人西配，有乖圣典。自汉明以来，未能反者。故明堂无兼配之祀。窃谓先皇帝列二帝於文祖，尊新庙为高宗，并世祖而泛配，以申圣主严父之义。先皇於武皇，偷则第为季，义则经为臣，设配飨之坐，应在世祖之下，并列，俱西向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，永元二年，佟之又建议。〉

又释王摛难明堂配飨议

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，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，祭法以文王为祖。又孝莫大於严父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寻此旨宁施成王乎？若孝经所说，审是成王所行，则为严祖，何得云严父邪？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德之乐歌，若如摛议，则此二篇，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後，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？又国语云：周人禘喾郊稷，祖文王，宗武王。韦昭云：周公时以文王为宗，其後更以文王为祖，武王为宗。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，武王以武定而为宗，欲明文亦有大德，武亦有大功。故郑注祭法云：祖宗通言耳。是以诗云，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注云：二后，文王武王也。且明堂之祀，有单有合，故郑云，四时迎气於郊，祭一帝，还於明堂，因祭一帝，则以文王配。明一宾不容两主也。享五帝於明堂，则泛配文武，泛之为言无的之辞，其礼既盛，故祖宗并配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永元二年佟之建议，与王摛不同佟之又议。〉

毁墓服议

改葬服缌，见柩不可无服故也。此止侵坟土，〈《隋书》作坟土误。〉不及於椁，可依新宫火灾，〈《隋书》作处。〉三日哭服〈《隋书》作假。〉而已。〈《隋书·礼仪志》三天监元年，齐临川献王所生妾谢墓被发，不至埏门萧子晋传重礼官何佟之议，又见《通典》一百二。〉

斋日六门断哭议

案礼，国门在皋门外。今之篱门是也，今古殊制，若禁凶服不得入篱门为大远，宜以六门为断。〈《隋书·礼仪志》二，天监三年，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来，郊庙祭祀，帝已入齐，百姓尚哭，以为乖礼佟之等议。〉

祭服除绛　议

公卿以下，祭服里有中衣，即今之中单也。案後汉舆服志，明帝永平二年，初诏有司采周官、礼记、尚书，乘舆服，从欧阳说，公卿以下服，从大小夏侯说。祭服，绛缘领袖为中衣，绛　袜，示其赤心奉神。今中衣绛缘，足有所明，无俟於　，既非圣法，请不可施。〈《隋书·礼仪志》六天监三年，何佟之议，遂依议除之。又见《通典》六

十一。〉

禘　及功议

禘於首夏，物皆未成，故为小　，於秋冬，万物皆成，其礼尤大。司勋列功臣有六，皆祭於大蒸，知　尤大，乃及之也。近代禘　，并不及功臣，有乖典制，宜改。〈《隋书·礼仪志》二，天监三年，尚书左丞何佟之议，诏从之。又见《通典》五十。〉

郊祭议

今之郊祭，是报昔岁之功，而祈今年之福，故取岁首上辛，不拘立春之先後。周冬至於圆丘，大报天也。夏正又郊，以祈农事。故有启蛰之说。自晋太始二年，并圆丘方泽，同於二郊，是知今之郊禋，礼兼祈报，不得限以一途也。〈《隋书·礼仪志》一，天监三年，左丞吴操之启称，传云，启蛰而郊，郊应立春之後，尚书左丞何佟之议。〉

郊坛器席议

案礼，祭器弊则埋之，今一用便埋，费而乖典。〈《隋书·礼仪志》一，天监三年，有司以为祀竟器席相承还库，请依典烧埋之。佟之等议。又见《通典》四十二。〉

省牲牵牲割牲议

案礼，未祭一日，大宗伯省牲镬，祭日之晨，君亲牵牲丽碑，後代有冒暗之防，而人主犹必亲奉，故有夕牲之礼。顷代人君不复躬牵，相承丹阳尹牵牲，於古无取。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，太常省牲视镬，祭日之晨，使太尉牵牲出入也。少牢馈食，杀牲於庙门外，今仪注诣厨烹牲，谓宜依旧。〈《隋书·礼仪志》二，天监四年，何佟之议，帝可其奏。〉

郊不宜裸启

案罍者，盛以六彝，覆以画幂，备其文饰，施之宗庙。今南北二郊，仪注有裸，既乖尚质，谓宜革变。〈《隋书礼仪志》一，《通典》四十二，天监三年〉

郊祀　赞题后

　　周礼，天曰神，地曰祇。今天不称神，地不称祇。天　赞题宜曰皇天座，地　赞宜曰后地座。又南郊明堂用沈香，取本天之质，阳所宜也。北郊用上和香，以地於人亲，宜加杂馥。〈《隋书·礼仪志》一，天监四年佟之云，帝并从之。《通典》四十二作启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